

人世间

## 梦想

慕然

多年后,我途经那片土地时,特地绕了段路,到曾短暂生活过的那个鲁西南小镇。目光所及,与脑海中残留的印象,找不到丝毫重合之处,取而代之的是富足的生活以及幸福的笑脸。回忆如同拼图,散落在记忆深处,一片片拼起,依然闪烁着温情。

那是二十多年前,我大学三年级时,到鲁西南一个偏远的贫困镇中学短期支教。镇里唯一的经济作物就是葵花籽,很多孩子初中毕业后,便到城里打工。

学校依山而建,周围种满了向日葵,学校一个破旧的小仓库成了我的宿舍。我的任务是协助全校唯一的毕业班班主任工作,批改试卷、作业,搜集、整理复习材料。我深知,短短的两个半月不大可能给他们带来太多的知识,但我希望能够给他们贫苦的生活留下一颗希望的种子。

每天下午下课,我把学生们课堂上的作业、试卷送回宿舍后,便会和学生们一起到操场上散步,在西斜的阳光下和孩子们交谈,为他们的学习鼓劲加油。当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的时候,我才回到宿舍批改试卷,准备第二天复习的资料。

除了行李衣物等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,我还带去了几十个软皮本,打算作为

礼物送给那里的学生。他们的学习用品大都破旧不堪,本子更是反复使用直到实在无法下笔也舍不得丢弃。这种软皮本对他们来说,可以称为奢侈品了。得到本子的孩子欣喜若狂,视如珍宝。我以各种理由发放本子,初衷就是让每位学生都有机会得到。

中考前一个月的一次模拟考试,我许诺,排名靠前或者进步大的学生可以得到一个本子。结束考试当天傍晚,当我如往日一样回到宿舍时,看到一个小男孩正在翻阅着考试试卷,并不停地涂改着答案。

他见了,顿时愣住了,原本枯瘦的脸更加苍白,一双疲惫的眼睛闪烁着惶恐。我也很惊讶,我明白他是翻窗户进来的,难道他是为了得到本子,趁我不在来修改自己的卷子?

我知道他家里极穷,母亲长年卧病在床,早些年吃药看病欠了不少外债,使得本来就不富裕的家更是雪上加霜。他的学习不是最好的,可是他很努力。我的心情挺复杂,没多说什么。

他的模拟考试成绩不是很理想,我还是把本子奖给了他,虽说他脸上洋溢着喜悦,但是透过他疲惫的眼神,我掠见清烟一般的惆怅。

后来,他没有参加中考。毕业那天,

正是酷暑时节,没有风,他找到了我:“俺娘病重了,家里实在困难,爹要我去城里打工,俺爹答应我每次考试得前五名才可以让我继续读书。那次俺去你宿舍,就是想改改我的试卷,俺想继续念书的。”

支教结束前一天,我决定去他家看看。每天仅一班的公交车沿着崎岖的山路颠簸不止,路边的耕地里种满了向日葵。他家在镇西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,到达后已接近中午。他不在家,他的妈妈一个人蜷在沙发上,每说几句话,就会不停地咳嗽。

屋内陈设简单,我意外地发现了我给他的本子,整齐地摆放在一个破旧的玻璃橱柜里。我取出本子,写上了一句话:“向日葵始终向着属于它自己的太阳转动,不离不弃。梦想,也是这样。”在没有微信的年代,我留下了我老家的地址便离开了。

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有见过他。

多年后,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飞来一纸书信,寄到了我的老家,信封上的落款是一所高等院校,署名是那个改试卷的孩子。信中说,他边打工边复习,第二年参加了中考,几年后又考上了大学,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

那一刻,我的眼睛热热的。

慢地直起身子,把两只装得并不太满的水桶往家里挑去,一路上两手还总得把着肩上的扁担用力向上推。尽管只有一百来米的路程,肩膀还是会被压得疼痛难忍,累得气喘吁吁。

记得我学挑水时,虽然尽力保持担子和步子协调平稳,走起路来还是会歪着肩膀倚着腰,东倒西歪碰这撞那,两只水桶不停地晃荡,等挑到家,两桶水晃得只剩下了大半桶了。几担水挑下来,肩头的皮肤已被磨得发红发烫。

慢慢地,村里的孩子们都练就了“一担水挑上两里地不用换肩”的基本功。

乡下有个风俗,年三十早上一定要去老井打水。井台上人来人往,笑脸盈盈,打水拉呱两不误。缸满盆满备好正月生活用水,细水长流。

冬天的井沿,滴水成冰,一定要小心站稳才行,不然很容易滑倒。有的热心人就沿着井口撒一些沙土防滑,但仍要小心翼翼。村里的老井虽然井口长年裸露,但从没听说发生什么危险的事情。主要是村风淳朴,村民和睦,乡亲互相照应,看到不懂事的小孩在井口附近玩耍,都赶紧呵斥他们远离,以免发生危险。家长也经常教育儿童远离井口。

后来,村里人用上了自来水,大家把水管接到了室内,老井退休了。那水桶的叮当声、人们的说笑声、井水的流动声,已经成为乡愁的一部分,留在了记忆里。

诗歌港

## 小蓬莱(外一首)

柳光生

潮起潮落六百多年  
灵感的波涛  
凝固成这座石坊

小蓬莱匾额  
生长的行草  
在海立山奔的云雾中  
舞蹈着抒情的线条

这入石三分的墨迹  
磅礴如腾飞的龙  
刀刻斧凿的书法  
是它不变的血型

## 〇毓璜顶

一首古典诗词  
线装在奇山的册页里

仙山、流云  
是亮丽的词牌  
楼阁、亭台  
错落着古色古香的韵味  
晨钟暮鼓敲响悠缓的音律  
石碑上镌刻着前任的功德

在风调雨顺的丰年  
这里的素瓦青砖  
展示出一卷水墨  
让一些怀旧的人  
将它装裱得古朴清晰  
镶嵌在一幅国画框子里  
让五湖四海的眼睛看到了惊奇

我看毓璜顶  
更像一部没有简化字的  
繁体大书

## 狗尾草

蔡同伟

因为长得像狗尾巴  
才得来这个名字  
习惯居住山岭薄地  
家族十分兴旺

荒野里四处聚集  
我们这些乡下孩子  
却与其多有交际  
它那细长而坚韧的草茎  
是我们野游常用的物件  
每每从山上捉到蚂蚱  
从河里摸到小鱼  
我们便采来它  
拴起串申请趣满满欢喜

贫贱的狗尾草  
默默奉献出卑微价值  
为我清苦而快乐的童年  
带来许多便利  
每当看到它摇曳的身影  
我总会深情地凝视

风物咏

## 老井

刘世俊

在空旷的高处瞭望远方,那一片被浓密的树木掩住的地方,是居住着人的村庄,有水、有树、有人。那是我的老家。

在我家老宅前,有条清澈见底的小河,稍微偏南的地方,是一处水塘,边上有一个石炭堆,石炭堆西边有一口水井。

水井是用石块垒成的圆形井,井口收缩成方形,青石板有一尺多厚,半米多宽,两米多长,踩在脚下稳稳当当。

大半个村子的人都会来这口老井挑水喝,老井承载了村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。

人们在井边来来去去,天长日久,青石板被磨得油光锃亮,更加青蓝纯净。井口距水面有三四米,水深二米,井壁满是墨绿的青苔,湿漉漉的,一些野草从井壁的缝隙里冒出来。井里有几个泉眼,不断向外涌水,即使是大旱年头,井水也没有干过,堪称一口宝井。

称其为老井,是因为不知道它有多少年历史。村里人猜测,老井的井龄至少在百年以上。井里的水清甜甘冽、水质良好,小孩子经常舀起家中水缸里的井水就喝,从来没有闹过肚子。

井边有一棵两人合抱的老槐树,也有百年之久。树荫遮光纳凉、井水清凉解渴,春夏秋冬,树下井边,经常有村民和行人聚集,说古谈今。

老井这片,居住着五六十户人家,来挑水的多是青壮年男人。有的人家大人

不在时,就会安排两个半大孩子一起来担水。那时我还小,没有真正体验过挑水,总是喜欢蹲在门口看着挑水的人们。男人担着空桶去挑水时,嘴里叨着旱烟,哼着小曲,步子轻盈,扁担上两只空水桶前后左右晃动;挑水回来时,桶内盛满了水,步履蹒跚,水桶也吱呀吱呀地上下颤动。

老家的人把挑水称为打水。从井里打水不但需要手臂使劲,还要有技巧:用绳子系住水桶,慢慢放入井里,还要左右晃动井绳。当水桶灌满水,再把绳子拉出来。有的年轻人不会打水,长者一般都会耐心指导。

每天早晨,家家户户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老井挑水。清晨,井里的水最清澈、最新鲜,一般人家的水缸,需要挑上两三担才能灌满。

乡下的孩子早当家,孩子们长到两个水桶高的时候,就会学着大人的模样,承担起去老井挑水的任务。记得我第一次打水时,站在井沿上,学着大人的样子轻轻一摆、一拉,水桶在井里像不倒翁,东斜西歪的就是不倒,也不进水。折腾半天,满头大汗,也没能把这个“不倒翁”整满。

刚开始挑水,孩子们身单力薄,扁担又粗又硬,盛水的铁皮桶也很笨重,即使少装一点水也会觉得很沉。猫下身子弯下腰,将扁担置于肩上,深吸一口气,慢